

《重逢前的輾轉》

作者：Dream

(一)

奇莉婭……我知道你來過。我冰冷胸膛上的淤血上還遺留著你眼裏落下的溫熱的泪水。然而你又走了，唯有帶著余溫的泪水让我回想起你曾經帶給我的春日般融骨的溫暖。你既然仍要離開，為何還要將我從永恆的沉睡中喚醒？

我獨自在死寂而淒涼的黃昏戰場上醒來，雙目茫然地看著靜靜地蒙上餘輝的遍地殤魂，彌留之際心裏所漾起的獲勝的喜悅之情此時此刻已蕩然無存。因為我想與之共享這份喜悅的，唯有你。而失去了你，這份喜悅存在的意義不復存在……我……存在的意義，也不復存在。

我的靈魂本應歸入“徘徊之地”，你用我苦苦追尋了三年的溫柔聲音將我喚回，殊不知，失去了你的世界，只能是另一個“徘徊之地”。

我在滿目蕭然的寂涼戰場上舉起千瘡百孔的逆襲軍戰旗，深秋凜冽的冷風展開被戰火蹂躪得破破爛爛的旗幟，背後的遠方又一次響起了冗長低沉的號角聲。一張枯萎的落葉在冷風中蕭瑟著飄落下來，縹緲的落影穿過黃昏的天光時猶如一團耀眼的火焰，向四周泛出微弱的光芒。奇莉婭，我記得你說過你最喜歡秋天。我也記得你會帶著憂傷的表情用一種悲傷的口吻輕輕地向我述說著從詩人口裏听到的秋天與春天的苦戀故事，當你說到落葉是秋天的苦相思而落下的泪水時，我分明能清楚地看見你眼睛里閃耀的泪光，你却像是害怕我會洞悉你的思緒似的，把臉轉向窗外，用不自然的笑容掩飾著暗暗地涌流出來的感傷。

現在，奇莉婭，是你在流淚嗎？又或者，僅是多情的秋天在用自己的哭泣和我臉上橫流的泪水相應和呢？

背後傳來匆忙繁雜的脚步聲。我回過頭，從王城來的百姓和士兵欣喜若狂地歡呼著，激動地呼喚我的名字，跑過來將我簇擁，一如他們簇擁著英雄一樣。我對在耳邊的響落著的過分稱贊置若罔聞，用儘心裏僅存一點渺茫的希望和奢望來驅動雙眼在人群中找尋你纖弱的身影，不久連最後的希望也被失望擊敗了。

我輸了。我輸了，我對永無寧日的爭鬥厭倦了。

我用雙手奮力撥開人群，在人們疑惑不解的目光中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踏上了歸程。

(二)

我不知道自己就這樣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度過了多少日子。

我用這種懦弱的方式來逃避你留下的點點可勾起我回憶的痕迹，但我却像一個在睡夢中試圖逃離夢魘的抖瑟的靈魂一樣，逃避只是徒勞。“你先我而去，却亦所失無幾。”我原以為你已經離開了，你却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你那讓我魂牽夢繞的音容笑貌時常出現在我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

大家都很擔心我。他們用一雙充滿憐憫的眼睛看著我，擺出一副虛偽的笑臉，要把我拖到街上去，但最後他們只能長吁短嘆地離開。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那一陣陣的敲門聲讓我的思念在一驚一喜一失落的痛苦輪回中碎成萬千碎片，裝滿整個冰冷的房間。

我也曾想過要獨自到外面的世界去尋找你溫潤的氣息，只是每次出城的時候都被格奈娜和守門的衛兵攔下來。無論我怎樣哀求他們——讓他們放我出城——換來的是一句如同他們身穿的盔甲一樣冷冰冰的回答：“希洛，請回家等候，一有她的消息我會立刻通知你的。”

“格奈娜，三年前你就說了同樣的話。三年后的今天，你還要用這樣的空話來敷衍我嗎？”

在守衛在城門之前的那道冷峻的鐵甲牆壁前面，我只能帶著不甘與怨恨退往痛苦的家。

那個和你一起做的海之螺我一直擺在床頭……它沒有像我期待的那樣把你的嗓音永遠地封存起來。我不止一次將它貼緊我的耳朵。此刻，我又一次伸手拿起那個海之螺，把它緊貼在我耳朵上，天真地盼望著耳際重新回響起你輕柔的聲音，而聽到的只有寂然無聲的空洞。

“我有好多好多話想要跟希洛說呢。”

奇莉婭，你對這擅長保密的小東西說了些什麼心裏話呢？我真的好想好想知道……奇莉婭……可以親口說給我聽嗎？

(三)

我的日子過得更懶散了。齊肩長的頭髮亂糟糟的，一直沒有剃掉的鬍子像野草似的瘋長起來，遮去了我一半臉。菲在幫我收拾房間的時候，生氣地抱怨我的生活方式，抱怨我房間的髒亂不堪，抱怨我的不修邊幅，抱怨我身上這件多日未換洗的衣服散發出來的“熏人”的味道。

菲不管我的意願，強行拉著我走出房子，往澡堂走去。

晚秋在蘭島王城上展示著其特有的萬里澄空，初冬此刻亦將其冰涼的氣息滲透進每個角落。街上的行人流露出微笑的臉上都蕩漾著幸福的波紋，王城處處展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滿目都是與冬天凜冽的寒意相悖的溫暖景象……這都是你的功勞。

“今天是和平紀念日哦。”菲挽著我的手臂，面對著我的臉露出一個平淡的笑容，“你‘人間蒸發’太久了，大家都認不出你來了。”

天際飄浮著一只風箏，我渾沌無力的雙目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住了。浮想聯翩的思緒像那只飄飄搖搖的風箏一樣飄蕩著回到了與你一起在郊外放風箏的那天，眼前又現出了你天真爛漫的笑容，你那柔和歡快的笑聲又一次穿越時空回蕩在我的耳畔。而當那只在空中飛翔著的風箏掙脫長綫的綁縛，張開雙翅乘風飛向渺渺茫茫的天邊，飛出我的視綫時，一種無以名狀的傷感的情愫頓時充斥我的靈魂，雙眼竟不能自控地涌出苦澀的淚水來。

在菲帶著一種厭惡的表情扒下我骯髒的外套，急著要把它拿去洗時，我生氣而急躁地把她手中的上衣搶了回來，小心翼翼地從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一封泛黃的信，你留給我的信……不知為什麼，我每一天都把它帶在身上。

“你很愛她。”菲用黯淡而低弱的口吻說，仿佛在自言自語，然而她很快又向我揚起笑臉，故意睜大的眼睛里仍帶著淚花，“不是嗎？”

“不，我不愛她。”

“別自欺欺人了，希洛！”她微笑著說，伸過手來把我緊緊摟在懷里的髒衣服拿走，“你自小就這麼倔強，把自己的感情隱藏得深深的，然後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冷漠模樣，你不覺得累嗎？”

我愛你嗎？我真的愛你嗎……在我們最後的一次旅行中，你會欲言又止地試著問我有沒有想過向你表白，我不是傻瓜，我也擁有一顆纖細敏感的心，我知道你希望我對你說些什麼……只是我太懦弱，沒能在那一刻把在心中默唸了千萬次的“愛你”說出來。如果你會再一次站在我面前的話，我一定要對你說上千千萬萬次的“愛你”。

現在，你又在哪里呢？也許找到了過去的你，已經不再對我存有愛慕之心了。我愛上的是奇莉婭，而你，你是愛妮斯塔麗娜。

希洛與你朝夕共處僅四年，提力斯為你在肝腸寸斷的思戀中等待了一千年；希洛為了你僅是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放棄了效忠國家的權利，提力斯為了你殺了自

己的父親、毀滅了一個國家；希洛爲了你不過是放棄了功名利祿，爲的只是能抽出更多的時間以能够無微不至地照顧你，而提力斯則是爲你背上弑父的罪名，爲你把自己的容貌出賣給了永生魔女，爲你而屠殺無情無知的人民而堅強地接受千古唾罵的後果。

我想，你愛他一定更甚于愛我。而尋回了過去的你再也不會回來了。

今天，我站在講臺上的時候，國王陛下問我在和平紀念日這個讓人百感交集的日子里是否有話要說。一陣排山倒海的掌聲浪潮過後，台下的人民都用一種期盼的熱切目光注視著我，似乎期望我會作出一番激情慷慨的演說來。我只是搖了搖頭，在衆人失望的目光和嘆息中又站到了國王的背後。

頭腦一片空白的我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戰爭把你賜給了我，但亦是戰爭將你我糾纏不清的命運綫剝離。此時此刻的我已分不清自己是感激它，還是痛恨它。

向來不會到教堂祈禱的我，在慶典結束的時候立刻飛奔到教堂，在莊嚴的殿堂里嚴肅地跪倒在慈祥的女神像跟前，用最爲虔誠的語氣道出我心中的願望：

“女神，我只是想知道奇莉婭是否還活著。如果她還活著，請你答應我——讓她快快樂樂地活著，請你讓她幸福地活下去……”